

一歌一行是故乡

——读苗勇长篇传记文学《晏阳初》有感

刘甚甫（四川成都）

于外地人而言，说起巴中，能知道的，或者能想起的，往往是那一脉横亘川陕之间的大巴山。因旅游业日渐兴隆，光雾山红叶、诺水河溶洞群随之驰名，巴中也有了自己的标签。

一个地方，之所以被人神往，大约离不开几个必备的要素——独特的人文，绝妙的风景，享誉四海的人物等等。其中，顶级名人是最有效的传播捷径。比如孔子之于曲阜，阖闾之于苏州，屈原之于秭归，李太白之于江油，苏东坡之于眉山等等。

除革命年代的大巴山根据地以外，偏处秦巴一隅的巴中或巴中人，几乎从未登上过任何历史时期的中心舞台。

作为巴中人，我也曾极尽所能，于各类典籍中，苦苦搜寻巴中人的身影。但有名有姓的，几乎都是因种种原因暂居于此的外地人。比如后汉时期的张鲁、张飞，唐太子李贤，巴州刺史严武，集州刺史苏味道，晚唐壁州刺史王建等。他们都是过客，他们的功业与名望，或者人生最高光的时期，都不属于这里。

由此看来，巴中只有那一面红叶如染的光雾山，以及洞穴密布的诺水河，再加上南龛坡的摩崖造像了。但何处无红叶，何处无洞穴！即使摩崖造像，也比不过同样以此闻名于世的敦煌、云岗、龙门乃至近在数百里外的大足。

然而，巴中并非没有享誉海内外的名人。平昌县的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巴州区的晏阳

初，乃世界最顶级的平民教育家。刘伯坚烈士为中国革命捐躯而英年早逝，晏阳初寿及百岁，获誉寰宇，却几乎鲜为人知。

以革命的方式，摧毁那个暗无天日的旧世界，从而建立新秩序，是刘伯坚践行的理想。以开愚化人，拯救那些在贫困、蒙昧中世代挣扎的穷苦人，是晏阳初始终如一的追求。

一个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先锋，一个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典范。尤其晏阳初，始于乡土，远及异邦，最终成为普惠平民世界的拓荒者。

几乎出于种种故意，晏阳初却被最该记取的我们，一次次选择了遗忘。而这部四十五万余字的长篇传记文学，总算替巴中，替中国，替世界，替所有已经或正在享有平等教育的人们，还清了这笔拖欠已久的宿债。

我相信，作为巴中人，作家苗勇创作这部作品，一定有自己的目的和理由。比如代巴中人晏阳初立传，使其从时间的深渊里表而出之；为故乡描画一张亮丽的名帖，使其在世人面前，获得应有的追慕；乡思所致，必须写而成书等等。但从字里行间，我能看到的，却更多是不平和抗议。

但苗勇到底是一个功力深厚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情绪，完全隐入文字背后，把所有自己想说的话，全部交给晏阳初本人，从容不迫，缓急有度。这是一部贯穿晏阳初一生的大作，起于降生之初，终于驾鹤西去。包括随父习村书，继

而就读教会学堂；青年时期转道香港、美国，入读圣保罗学院、耶鲁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教育秘书身份，由美至法兰西，服务于滞留于此的二十余万华工，由此开启了毕一生之力的平民教育事业；一九二零年回国，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先后于湖南、河北等地，广泛开展平民教育及乡村改造；尔后辗转于菲律宾、加纳、哥伦比亚等世界各地，向全球推广已于本土取得巨大成功的平民教育，最终获誉“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时间跨度一百年。这是属于晏阳初的百年史，更是世界平民教育的百年史。在这一百年中，两次大战，使世界格局一再重构，文明与野蛮，战争与和平相更迭。而晏阳初所深爱的祖国，也经历了种种剧变——从清王朝瓦解，到民国诞生，到抗日战争爆发，再到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一百年间，破与立的较量，战与和的争执，从毁灭到再生的痛楚，无不酣畅淋漓，也造就了无数领一时风骚的英雄。但晏阳初是个例外，他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看到了一条一劳永逸的可行之路，那就是平民教育。他避开连天烽火，于无声之处，行无声之实。

教育是人从蒙昧到开化、从野蛮到文明、从冲动到冷静、从对抗到和解的最切实的途径。于是他以最柔软的方式，组织、参与到最根本的革命中去。

作家初读此作，我最大的疑惑，是苗勇如何找到晏阳初这个巴山儿子的精神密码；或者，在百年如一日的坚守

中，晏阳初的内在动力来自何处。诚然，学贯中西的教育背景，以教化人的人文理想，或能解释晏阳初的初衷。但对于人来说，一百年何其漫长，何况平民教育是最平凡、最无功利可言的事业。那么，他所赖以生长的那方山水，到底赋予了他怎样的品格？

当读到晏阳初徒步往保定府天道学堂就读，路遇劫匪，被在同一条路上负重前行的背二哥解救时，我悬着的心放下了。背二哥即背夫，是巴山一带的特殊群体，自古以来，他们背负沉重的货物，往来于悬崖峭壁之上，行止于风雨畏途之间。负重行走，是他们的宿命，不悔不怨，是他们的品性。

通江河，南江河
我是巴山背二哥
太阳送我上巴山
月亮送我过巴河
……

这是晏阳初自小耳熟能详，只属于巴山背二哥的歌谣。这大约是符号学意义上的借喻，这个借喻不必也勿需经常出现，但却无处不在。晏阳初背负的是平民教育世界化的理想，他从故乡出发，晓行夜宿，风雨无阻，最终走完了一百年的历程，所到之处桃李芬芳。

而作家苗勇，也在背二哥的声腔里出发，背负的是代先贤立传的重任。他在哀而不怨、苦而不恨的音律里开始，也在同样的节奏里到达终点。疾徐有度，起伏有致，转承变换得心应手，是《晏阳初》这部优秀巨著的最大特质。



甘孜风光之五 龚建忠 摄

长江红

文 猛（重庆万州）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

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我们这样歌唱长江！

长江，那是唐古拉山格拉丹东雪山的滴答声，那是树叶下竹叶下花草下阳光下的滴答声，那是乡村屋檐下的滴答声，那是斗笠蓑衣下的滴答声，那是父老乡亲血管的滴答声，那是长江的滴答声，滴答在中国大地之上。

我们这样聆听长江！

长江，流过我们的家乡，我们用乡音呼喊门前的大江——沱沱河，通天河，金沙江，沱江，岷江，嘉陵江，这是长江的乳名！

宜宾。合江门。金沙江流到这里，喊来岷江，三江汇流，宜宾合江——长江，这是长江的大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从宜宾出发，沿着一条伟大的长江，追寻先烈们的足迹，追寻热泪盈眶的长江。

——题记

一曼红

赵一曼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赵一曼给自己取名“赵一曼”，赵一曼原名“李坤泰”，这是赵一曼父母取的名字。“李坤泰”留在家乡，留在父母念叨中呼喊中等待中。告别家乡，父母喊得回“李坤泰”的名字，父母喊不回“李坤泰”的身影。当“赵一曼”这个名字让日

寇闻风丧胆，当“赵一曼”这个名字感动中国，赵一曼知道，她父母不知道，她的家乡宜宾不知道。

赵一曼给自己取名“赵一曼”，她追逐那个“一”字：一生革命，一生念党，一贯到底。当日寇罪恶的子弹射进她的身体，在黑龙江珠河县小北门外，一个伟大的生命定格在三十一岁。

走向宜宾翠屏山麓，古老的翠屏书院变成今天的赵一曼纪念馆，赵一曼广场上矗立着赵一曼的汉白玉雕像，一身戎装的赵一曼以古老的翠屏山为背景，以蓝天白云为背景。“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这是赵一曼生前的诗句，戎装中的微笑，革命必胜的坚毅，定格在雕像上，成为我们敬仰的永恒——

“红枪白马”女政委，这是白山黑水的微笑。

老虎凳、辣椒水、电刑……赵一曼昏倒中醒来，醒来中昏倒。“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这是罪恶的日寇得到的唯一回答，这是日本侵略者永远畏惧的共产党人的微笑。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和你生前是永久没有再

见的机会了，希望你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这是赵一曼临刑前写给儿子陈掖贤的书信，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一个伟大的战士一个伟大的英雄留给儿子含泪的愧疚、革命必胜的微笑。

1950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赵一曼》，让英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也传遍赵一曼的家乡宜宾。大家并不知道电影中的英雄赵一曼就是宜宾女儿李坤泰——家乡在找李坤泰，家人在找李坤泰，儿子在找李坤泰，直到最后悲壮地揭秘，感动神州大地的赵一曼就是老李李坤泰，就是女儿李坤泰，就是母亲李坤泰——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读赵一曼的《滨江述怀》，浩气长存，天地动容。

英雄远去，涛声永恒，旌旗飘扬，花开中国。

重温入党誓词，献上最红鲜花。长江之上，汽笛长鸣，江鸥翻飞，浪花滚滚，大江东去……

龙泉山的桃花开了（组诗）

黄世海（四川成都）

龙泉山的桃花开了
蜜蜂从梦中醒来
在一树花上，回想经年的翅膀

想着想着
翅膀扇动一下，就调和出一树粉嫩的胭脂，芬芳起昨晚遗忘的梦境

花与花的间隙中
那些相识又消散的人，曾留下色彩的斑驳
走进桃花铺垫的锦绣山河

我翻动树根的脉搏
给枝桠一些火焰的哲学，察看花蕊干净而温柔的面容
一脸的天真烂漫

龙泉山，像一组成语或一些虚词
替我守望，一滴墨
落在三月，惊起的一簇簇波澜

龙泉驿

这里的桃花如新建的体育场馆
一一勾勒天空的蔚蓝
其中，那些花蕊隐藏着一场盛大的庆典

鸟儿，飞过来
落在东安湖，层层叠叠的湖面上
一片羽毛，掀动起风的线条
朝着一个方向奔跑
它们不为取悦风景，只取悦征途

极目远方，那一簇簇的桃花
在我不经意的时候
以遮天蔽日的气势豪迈绽放
像是在鼓掌
迎接，那些奔涌而来的赏花青年

桃花丛中

众多的桃花，如跳动的音符
芬芳艳丽，青春活泼
那些蜜蜂在花间你追我赶
翩翩起舞

春风吹拂着桃树的枝桠
呐喊助威
一场盛大的庆典
将龙泉的桃花从一坡一岭
托举起来

我站在花簇中间
也仿佛是一只小小的蜜蜂
为前来赏花的那些人们
敲锣打鼓

在龙泉

三月的桃花，绽放在六月
不是因为气候原因，故意推迟
而是要给整个世界一个
靓丽的色彩

沿途的桃花
给我挂上喜庆的彩带
接近龙泉时，粉色的花雨如瀑而下，不由人血脉偾张

在东安湖上
那些划桨的人们
摘下一朵桃花，就把一枚奖杯捧在了手上

东安湖的回音

虽不是天然的，而纯化了云彩和桃花
书写在龙泉山的经卷里

阳光与桃花
它们聚集在湖面的波光之上
灼灼颂词

一遍又一遍，缥缈回声
赋予水的灵性
由远至近都显得愈发的清澈

此刻，一束光的音质
穿越过湖底，瞬间打捞起一片
蓝天白云

格调诗会聚纳溪

——格调杂志泸州纳溪颁奖暨黄龙湖采风

冯啸波（四川泸州）

四围没墙
与黄钟在空旷的大厅
小座中央
谈论诗歌
格调杂志
听众是板凳
青山，竹子，红豆杉
桃花，蝴蝶
青草，青波

穿堂风过
纳山纳水
溪你来
有格有调
撵野猫

（注：撵野猫是纳溪获全国金奖民歌）